

--- 簡要裁判（按照經第 9/2013 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規定） ---
--- 日期：08/10/2020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 908/2020 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上訴人 A 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 2016 年 5 月 3 日，在第 CR5-16-0058-PSM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3 個月徒刑，緩刑 1 年 6 個月。
- 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第 CR5-19-0011-PCS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被判處 1 個月 15 日徒刑，以及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5 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 6 個月實際徒刑。
- 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在第 CR5-19-0063-PSM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5 個月徒刑。
- 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在第 CR5-16-0058-PSM 號卷宗中被廢止所給予的緩刑，即其須服該案所判處的 3 個月徒刑。
- 結合上述三宗案件中被判處的刑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 14 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 2021 年 1 月 8 日服完全部

徒刑，並且已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服滿了 2/3 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 PLC-275-19-1-A 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 A 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尊敬的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第一庭就卷宗編號 PLC-275-19-1-A 作出之批示中，“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2. 被上訴批示中明確指出上訴人已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假釋制度的形式要件，在此不再複述。
3. 被上訴批示考慮了載於批示中有關上訴人的事實後，認為上訴人符合在實質條件中的特別預防，理由為未有具說服力的事實令人相信上訴人人格已獲徹底矯正。
4. 上訴人不同意上述被上訴批示在特別預防方面的觀點。
5. 在考慮特別預防方面的條件是否符合時，被上訴的批示沒有考慮以下重要的事實：
 - 上訴人的父親 B 現年 64 歲，母親 C 現年 58 歲，女兒 D 現年 0 歲。(見卷宗第 13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上訴人的女兒 D 在其入獄後出生，故上訴人未曾見過其女兒。
 - 上訴人在三封信函中均表示在獄中已每天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作出反省，已深感後悔，知道守法的重要性，更對自己未能陪伴對妻女及供養家人感到難過及自責，並承諾如獲批准假釋出獄後一會再踏足澳門及已在越南找好工作以照顧家庭，尤其照顧不足一歲的女兒。(見卷宗第 15 頁、第 35 頁及第 53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上訴人犯罪的原因完全是為了家人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6. 在特別預防方面，法院需綜合罪犯的犯罪情節、以往的生活及人格，再結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請參見中級法院第431/2016號)
7. 綜合上述被上訴批示及上訴人所指出的事實，上訴人在信函中已表示知道守法的重要性，並在出獄後會回家安份與家人生活。
8. 這已表明上訴人會吸收本次入獄的教訓，在往後的日子不會為任何原因，尤其是偷渡而再次作出犯罪行為。
9. 因此，被上訴批示中認為未有具說服力的事實令人相信上訴人人格已獲徹底矯正，在認定事實上存在錯誤。
10. 在考慮特別預防方面，尤其需要指出兩點，第一，澳門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對上訴人是次假釋聲請持贊同意見。
11. 相關澳門監獄的職員所作成報告，均是他們經過與上訴人一年來日夕相處下，以中立，無私的角度在考慮過上訴人與社會大眾間權益之平衡而作出。
12. 考慮到澳門監獄相關職員支持上訴人的假釋申請，認為法院應毫無疑問地肯定上訴人在經歷了數月之牢獄生涯後，人格已出現重大之正面改變，同時亦可推斷上訴人出獄後會以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
13. 第二，值得指上的是上訴人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是家中收入的唯一來源。
14. 上訴人沒有兄弟姊妹，只由上訴人承擔供養父母的責任。
15. 上訴人的父母身體欠佳，需要有人照顧。
16. 再者，在上訴人入獄期間，其在越南的妻子剛誕下女兒，母女二人同樣十分需要有人照顧。
17. 上訴人在信函中亦多次提及其家人，尤其擔心在入獄後才出生

的女兒。

18. 這足以證明上訴人與家人的關係良好，如出獄後可合理地推測其會以負責任的方式生活。
19. 在一般預防方面，被上訴批示認為上訴人因觸犯的「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及「非法再入境罪」而多次獲刑，而相關犯罪在本地區較為猖獗、屢禁不止，認為提早釋放上訴人等同於降低犯罪成本，不利於社會安寧，惟有繼續執行刑罰，方能達到震懾犯罪及維護社會秩序的效果，因此上訴人的情況不符合一般預防的條件。
20. 上訴人在尊重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不同意上述被上訴批示認定上訴人不符合一般預防條件的觀點。
21. 上訴人具有大學一年級的學歷但中途輟學，犯罪是因深受經濟困難之苦。
22. 上訴人在判刑案件審訊中亦坦白承認本身犯罪行為，顯示出悔過的態度。
23. 上訴人亦已服約滿約十個月的徒刑，承擔了犯罪的後果，亦得到了應有的制裁。
24. 而且，上訴人重返社會後會回越南定居工作，不大可能對本澳的社會秩序引起負面影響。
25. 綜上，上訴人認為批准給予上訴人假釋，並不會引起社會的負面效果，亦不會妨礙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之效力所持有的期望。
26. 由於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所以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
27. 我們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見中級法院第 212/2016 號案)

28. 在犯罪預防方面不能過於側重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要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29. 當滿足了特別預防的效果，同時亦符合假釋的前提時，已沒有必要繼續執行徒刑的需要。
30. 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再一次考慮上訴人的背景、家庭經濟狀況、在犯罪後的態度、在獄中的表現以及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對上訴人的肯定意見。
31. 以上種種在特別預防條件下對上訴人有利的因素足以客觀地推斷上訴人出獄後可以以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回歸社會並且不會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32. 故此，針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作出的否決假釋批示上訴人認為根據上述事實與相關法律配合之下，被上訴的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之規定。
33. 故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理解法律錯誤而出現之瑕疵”。
34. 因此，請求法官 閣下重新考慮有關上訴人的一切有利情節，應宣告撤銷被上訴的批示，並判處上訴人即時可獲得假釋。

請求，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

- 接納本上訴；
-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宣告撤銷被上訴之批示，因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之規定，故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理解法律錯誤而出現之瑕疵”；並且
- 根據《刑法典》第 56 條之規定，判處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我們對上訴人於上訴理由闡述中的理據並不認同；相反，我們完全同意原審法院在被上訴決定中所持的理據。

2. 本案中，雖然上訴人所觸犯的犯罪行為不是嚴重犯罪，但是其於緩刑期間觸犯相同犯罪而被判刑，可見其守法意識極低，且漠視法院的判決，視本澳法律如無物，故此，單憑上訴人現時的服刑時間及情況。並綜合考慮其社會背景及其個人人格，現階段實在難以令人相信倘其提早獲釋將以守法方式重新融入社會；相反，我們認為上訴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極高。可見，上訴人的情況並不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
3. 關於一般預防的問題上，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之理據，為此，我們維持在意見書中所持之理據，認為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行為嚴重影響澳門的治安環境，且非法再入境的行為屢遏不止，對本澳市民帶來極大困擾，加上非法入境人士亦對本澳社會造成極大的治安隱患，基於前述原因，突顯了一般預防的強烈需要。基於此，倘若提早釋放上訴人將會對本澳的法律秩序帶來衝擊及對本澳的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也會使其他人抱有僥倖的心態而以身試法。可見，上訴人的情況同樣未能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b 項的規定。
4. 綜上所述，本案中，我們認為上訴人的情況尚未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實質要件，故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¹

¹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na íntegra,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Consta a fls. 154 das anotaçõe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s Drs. Manuel Leal-Henrique e Manuel Simas Santos o seguinte: “*Nas sessões de trabalho entre os representantes*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 b 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 Executivo discutiu-se amplamente a temática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os deputados chamado à atenção para a necessidade de se imprimir maior rigor n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citando o respectivo registo do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Ainda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foram apresentadas disconcordâncias quanto ao estipulado no ..., e no nº 4, que consagra a concessão ope Legis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a situação aqui regulada. (in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In casu,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14 meses pela prática de 3 crimes de reentrada ilegal e de 1 crime de introdução em lugar vedado ao público (proveniente de 3 condenações), perturbando,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mostrando assim a sua fraca capacidade de se afastar da prática de actos ilícitos.

Mesmo que seja especulativo de aferir a intenção d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bem como a verificação do seu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ntendemos que não são preenchidos completamente os pressupostos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conseguirmos chegar, nem conseguiu o Sr. Director do E.P.M. (fls. 7),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confiando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Além do ma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ter em conta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uma vez que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Analizados os autos, o recorrente não é primário, tendo várias condenações anteriores uma delas em pena suspensa, sendo que, durante o período de suspensão, cometeu novamente o crime de reentrada ilegal, sendo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e perturbou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s imigrantes ilegais como 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ia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enxergamos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encontra ecoem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improcedente.

據：

- 上訴人 A 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 2016 年 5 月 3 日，在第 CR5-16-0058-PSM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3 個月徒刑，緩刑 1 年 6 個月。
 - 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第 CR5-19-0011-PCS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被判處 1 個月 15 日徒刑，以及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5 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 6 個月實際徒刑。
 - 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在第 CR5-19-0063-PSM 號卷宗中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 5 個月徒刑。
 - 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在第 CR5-16-0058-PSM 號卷宗中被廢止所給予的緩刑，即其須服該案所判處的 3 個月徒刑。
 - 結合上述三宗案件中被判處的刑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 14 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 2021 年 1 月 8 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服滿了 2/3 刑期。
- 監獄方面於 2020 年 7 月 1 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 A 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的批示，否決了對 A 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 56 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 Figueiredo Dias 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²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和協助囚倉清潔，雖然沒有參加學習課程，但已正申請參加車輛維修噴油職訓，正等待安排工作。上訴人在獄中沒有違反獄規，在獄中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雖然，跟進的社工卻對其的提前假釋作出肯定的建議，但是，監獄長對

²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上訴人的提前釋放作出了否定的意見，這明顯顯示，上訴人的獄中表現不能得到所有部門的積極肯定，犯罪的特別預防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即使沒有這些，我們同樣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上訴人在被判處本案的罪名之前已經有兩次因觸犯相同罪名而被判刑，仍然違反進入澳門的禁令偷渡前來澳門，從其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不但令人對其能夠誠實做人仍存有疑問而顯示犯罪的特別預防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而且也顯示在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一個以依賴旅遊業發展的澳門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以一而再再而三違反澳門邊境管理法規的對犯罪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任何一項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10月8日

蔡武彬